

刘锴

游在冬天里的鱼

“寒风摧树木，严霜结庭兰。”在人们的印象或感觉中，严冬似乎是扼杀一切生命的刽子手，朔风凛冽，万物凋零，大地沉寂。其实不然，在冬天的深处，依然有许多鲜活的生命在无畏地抗击着严寒，彰显着倔强和不屈。冰层下面的鱼，便是挑战严冬的精灵。

“溪深难受雪，山冻不流云。”严冬到来后，北国平原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曾经万紫千红、鸟语花香、溪水欢唱的世界，顿时喑哑、沉寂起来，仿佛一切生命都停止了活动、停止了呼吸。然而，鱼却没有。厚厚的冰层上面，是冰雪的晶莹世界；而冰层下面，却是一方鲜活的天地：河水欢流，清澈碧透，各种各样的鱼们在深水处、水草间优哉游哉地嬉戏、追逐，旁若无人且又惬意非常。似乎它们并不知道季节已经变换，对冰面之上肃杀萧索的冬天不闻不问。

大地封冻之后，我常常回到农村的老家，去村中的深塘看乡亲们破冰捕鱼：他们用尖利的冰镩子在厚厚的冰面上扎

出一个个圆形的冰眼，然后下网捕鱼。我常常趴在冰眼处俯瞰冰下的世界——更准确点说，应该是“欣赏”：那一尾尾肥硕的鱼儿像一群赶考的举子，熙熙攘攘地游来游去，黑黑的脊背在水面上划过一道道弧线，谱成了深冬里独特的冰下五线谱；肥大的白鲢鼓着腮帮子悠闲地吐着气泡，瞥见人影摇动，啪地一甩长尾，箭一般游进草丛的深处，水花溅起多高！还有那一团团搅在一起的泥鳅，在靠近岸边的地方像集会一样滚成“鱼球”；最调皮的要数鲫鱼，它们是水下最活跃分子，忽而东，忽而西，没有片刻的安静，仿佛全身蕴藏着使不完的活力和激情……面对着深冬的水下精灵，我觉得下网抓捕实在是有些残忍：鱼们一路奔波，从春到冬，品味和享受着生命的快乐。在“万花凋谢鸟影稀”的季节里，它们没有像花一样遁去了美丽和鲜艳，没有像鸟一样隐没了歌声和身影，而是依然无畏地游动在生命的河流里，这难道不是一群渴望生命、热爱生活的勇士

吗？对待勇士，我们应该投以景仰的目光，而不应该投之以网具。

冬闲的时候，我也喜欢去河边走走，看鱼儿在冰下晒阳。中午时分，阳光君临冰面。这时的鱼儿们，都会聚拢到靠近岸边的向阳之地，噘着小嘴，享受阳光的抚慰。一些淘气的孩子会趁机砸冰震鱼——用重物猛击冰面，将冰下晒阳的鱼儿震昏，然后破冰而取之。从小到大，我很少做过这事，倒不是因为我是女孩子，是因为我觉得捕鱼的过程尽管充满了快乐，但获取这种快乐不能建立在另一种生命的夭折甚至牺牲上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我对冬天的鱼们充满了敬意：我敬畏那些在冰下晒阳的鱼们，它们渴望阳光，渴望生活，享受阳光，享受生活，在渴望与享受中体味生命的幸福。无论在什么境况下，它们都能够心中种下一缕阳光，激活行将老去的理想和激情，充分享受生命所赋予的快乐和自由！——而这，不正是我们很多人所缺少的吗？！

缘识“柏香堂”

老茂

今年的寒露时节，由于一次机缘巧合，我们参观了“柏香堂”。

“柏香堂”以收藏国之瑰宝——崖柏著称，它坐落在广东省江门市所属的县级阳江市。这里是著名国画大师关山月先生的故乡，也是前两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“南海一号”古沉船打捞地。“柏香堂”在广东省之外可能鲜为人知，但它目前是国内外崖柏收藏规模最大、数量最多、品质最高之地。

崖柏生长于海拔3000米以上，由于生长海拔高，气候条件恶劣，因此生长十分缓慢，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为极危树种，素有“万年活化石”、“植物中的大熊猫”之美誉。有人作《崖柏歌》赞曰：立身危崖上，扎根石缝间。风霜历千载，方成数尺干。来到“柏香堂”，置身于千余件堪称神木的崖柏珍品中，立刻使人有一种神韵惊世、气度非凡的震撼之感。受大自然的造化和历史长河的洗礼，这里所展示的崖柏均具有惟妙惟肖的姿态、刚凝润泽的玉质、万寿之本的吉祥，可谓无与伦比。当我们久久凝眸一件名为“飞龙在天”的崖柏，更是惊讶不已。这件鬼斧神工之作，恍若一条正欲腾空跃起的立龙。据介绍，不久前“飞龙在天”于北京民族文化宫参展时，标价为38亿元人民币，被尊为“仙品”。类似这样的镇馆之宝还有很多，包括“万年崖柏王”、“通话元神”、“十八罗汉”、“大曲天成”、“国色天香”、“九天神曲”等，真是琳琅满目。

参观“柏香堂”，不仅让人大饱眼福，满堂缈缈萦绕且沁人心脾的陈年袅袅柏香，更使人心旷神怡，心底仿佛被过滤一般清澈舒坦。崖柏因其“稀、奇、神、秀、香”，而尽显王者之尊贵，极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不言而喻，还被医学和养身专家称为“全能药理功能”、“健康长寿极品”。医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讲述崖柏的价值：“有盗得一株径尺者，值万钱。”馆中所见迟浩田将军的题词“中华瑰宝”，确是一语中的。现代都市生活喧闹紧张，若能徘徊于神木之间，不仅闻香养生，还会让人有所体悟，甚至可以让弱者增强、懦者增志、俗者增雅。欲解“柏香堂”，仅凭我的走马观花自然是不够的。但“柏香堂”及崖柏还是深深留在了我的印象里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若无“机缘”二字，我也只能错失与“柏香堂”的邂逅。其一，此行去广东江门，已订好次日返程票，赶回来要参加一个会议，当到了江门市后，接到会议延期召开的消息，东道主借机热情相邀。盛情难却，次日就有逗留一天的闲暇。其二，东道主安排的一位陪同，祖籍属广东，但生于、长于、学于皖，学成就业后回到江门。对半个老乡的到来，为尽好地主之道，加之对当地文化等情况的熟悉，举荐了还属于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、尚未对外正式展示的“柏香堂”。其三，我们是中午休息时间到了“柏香堂”，不仅有管理人员在，还巧遇堂主冯渭先生。虽属萍水相逢却一见如故，当我们参观完毕后，冯先生请我们入座，一边品尝崖柏茶、崖柏酒，一边笑谈其人生经历和收藏崖柏的乐趣，同时还以钻研中医多年的专家风范，介绍崖柏的药用功能，使我受益匪浅。正是由于以上三点，形成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机缘。

惜别之前，当我与冯先生并肩在一尊崖柏罗汉前合影时，我想到的也是机缘二字，并如实相告冯先生，他微笑点头赞同。是啊，正是有了机缘并善于捕捉，才能使一些偶然性形成必然性，才能够千里之外与国之瑰宝的“柏香堂”相会，才能够与慧眼收藏、研医养生的冯先生相识。因此，我感谢机缘，对机缘还存一点敬畏。

许松华

万花丛中，最醉是紫薇。

历朝历代，最喜盛唐，皆因它有大视野，大气度，大境界。故读书遭遇大唐，我总是心存敬仰。近日夜读，偶尔遇到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上的一段话，看到史上中书省名称的变迁，“开元元年，改中书省曰紫微省，中书令曰紫微令。天宝元年曰右相，至大历五年，紫微侍郎乃复为中书侍郎”，委实是浅浅笑了一下。大唐，也只有大唐，才有这等手段，把中央机构改为与天上的星宿同名。

紫微星就是北极星，“紫”字本身指的是紫微星垣，因为天上恒星中的三垣，紫禁垣位居中央，太微垣、天市垣陪设两旁。加上古时人们认为天皇应住在天宫里，故天宫又叫紫微宫。而人间的皇帝自诩为天子，“太平天子当中坐，清慎官员四海分”，天人对应，所以紫微星垣又可代称皇帝，又因为皇帝居住的内城严禁黎民百姓靠近，所以皇宫又称为紫禁城。

公元713年，唐玄宗执掌天下，开元盛世由此拉开序幕，同年，玄宗将设在皇宫内的全国政务中枢——中书省，改名为紫微省，中书令易名紫微令。因人间有花，名曰紫薇，与紫微音近形似，所以紫微省一旦定名，院内即广植紫薇，虽经六十七年之后，紫微省的名号即废，复归中书，但紫薇花已在宫中牢牢扎下深根，且逐渐成为民间流传的“官样花”。这由来，实在是曼妙无比。

后来，大凡任职中书省的，皆喜人以“紫薇”或“紫微”称之。唐代诗人杜牧当过中书舍人，人称“杜紫薇”，南宋诗人吕本中亦做过中书舍人，他的诗话著作就题为《紫微诗话》。大诗人白居易也任过中书郎，并有一首紫薇诗传世：“丝纶阁下文章静，钟鼓楼中刻漏长；独坐黄昏谁是伴？紫薇花对紫微郎！”

我想，一千一百多年前的那个傍晚，必定是一个宁静闲散的黄昏，在宫内轮值的诗人，处理完当天繁琐的政务，独自一人坐在檐下朦胧的光影中，安享闲暇。流光无声无息，诗人心无所系，沉思静听，都能听到钟鼓楼上时间挪移的碎响。贬官江州司马、朝中互相倾轧，过往与当下的一切，都沉入诗人心底，寂然无声。唯有院中那几株怒放的紫薇花，开得淋漓尽致，烂漫蓬勃，开得如云如霞，



美妙绝伦，惹起他无尽诗意。沉吟片刻，挥毫书墨，一首《直中书省》便飘逸出淡淡的翰墨气息，和着紫薇花的清香，留在了那一页大唐的诗册上。

千年以前，紫薇花与官衙相联，承载了太多的文人气息，惹得众读书人趋之若鹜。千年以后，紫薇花已成为百姓常见之花，田园里，沟渠边，篱笆旁，庭院内，处处可见它的身影。每年六到九月，紫薇花开，一枝枝尽显蓬门布衣之态，哪里还有什么富贵繁华之气？

“谁道花无百日红，紫薇长放半年花”，杨万里的这两句诗真真道出了紫薇花花期漫长的特点。我曾长期观察过紫薇，发现它总是从新枝的顶端慢慢长出花苞，新枝不断增长，花苞也逐渐增多，底部的花苞长成小球模样，愈长愈大，在某个夏日的清晨，不经意间，你就会发现它绽放花蕾了，或者淡红，或者大红，或者莹白，或者亮紫。六片小花瓣薄如蝉翼，肆意蜷缩卷皱，肆意弯曲舒展，一瓣瓣密密簇簇，紧紧相拥，娇艳轻盈，错落有致。花蕊鹅黄，团聚在花瓣中央，娇柔、轻薄，晶莹剔透，就像是黎明时分母亲细心呵护下的婴孩，还没有醒转过来，恬静、安然，不受半点侵扰。

不矫饰，不妩媚，不做作，紫薇花兀自盛开，开得烂漫，开得闲散，开得质朴无华。看着看着，你就会被它的圣洁所打动，仿佛要把自己的呼吸、心跳、眼神，连同全部的情感，都小心翼翼地包裹，一

醉紫薇

同揉进那片素淡中去……

一枝紫薇总是随开随长，生苞、绽蕊、怒放、结实同时进行，毫不耽搁，几个月内生生不息，故能成为“百日红”花。数朵就是一簇，数簇就是一团，数团就是一蓬，数蓬就是一树，一树树浑然一体，俯仰有致，就像是一群青春四溢的乡野村姑，将年轻的美与旺盛的活力随意撒泼，惹得那蜂也来争，蝶也来夺。

我是知道紫薇又叫“痒痒树”的，所以，每每看到满树的紫薇花开，又恰逢晴朗无风的时候，我总是怂恿别人探身下去，用指甲在底部的树干上轻轻抓挠。仰头看，那些凌空的树梢就会簌簌颤动，仿似一个含羞怕痒的姑娘，在女友的抓挠下，吃吃嗤嗤，盈盈娇笑。

谁说草木不解风情，眼前的紫薇不正与人一样，有着别样的情致么？

看到一树树盛开的紫薇，我总要指给身边的人看，那些紫薇花开得多好啊！身边的人总在看过之后疑惑地问我，紫薇？它们不就是百日红么，怎么还有个紫薇的名儿？

旧时深居皇宫院，今日遍植百姓家。曾是文人笔下富贵高雅的官样花，现在已无拘无束，开在了山野田园。由雅而俗，深蕴了多少人事的更迭，蕴含了多少意识的变迁！

最醉是紫薇。千百年来，紫薇花一直泼泼辣辣地生着，长着，艳着，又何曾变过……